

内陆

亚洲历史文化研究

——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

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编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K 281.2-53

N 108

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编

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
——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036664

责任编辑：杨金荣

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

——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

*

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编
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：210093)

南京豪利电脑照排中心激光照排

丹徒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25 字数 448 千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ISBN 7-305-02937-8/K · 207

定价：25.00 元

前 言

韩儒林教授字鸿庵（一作宏安），1903年11月2日诞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黄林村。1916年考入舞阳县立高小，1919年就读于开封留美预备学校，1923年转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。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。192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。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女师大附中任教。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，回河南任教。1933年赴比利时鲁文大学留学。次年秋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，师从东方学权威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学习金帐汗国史及中亚古文字。1935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与蒙古文。

韩儒林先生1936年回国后，担任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。抗战时期，先后任昆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、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、重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边政系主任。抗战胜利后，于南京任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、历史系教授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。

解放后韩儒林先生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、历史系主任，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等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先生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但仍积极参加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编绘工作。1979年当选为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，1980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，并受聘为中国民

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。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中亚文明史》编委会副主席。1982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。1983年4月17日逝世于南京。

韩儒林先生是我国现代蒙古史、元史、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者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。早在韩先生仙逝后不久，学界同仁就有编一部纪念文集的动议。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纪念论文集，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联系海内外学者撰稿，并负责组织编辑委员会，许多国外专家力赞此举。1993年夏开始，各地学者陆续惠赐佳作，使我们深受鼓舞。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蔡美彪教授欣然挥毫，为本集题写书名。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时惠荣社长与任天石总编辑的大力支持下，终于付印。责任编辑杨金荣同志认真审校全部文稿，提出许多宝贵意见。

韩儒林先生逝世十余年来，我国的蒙古史、元史研究和西北民族史研究有了很大进步，中外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。先生生前曾设想过几项研究计划，如利用中外史料注释《元史》、把有关蒙元史的非汉文史料从原文直接译成汉文并加研究、择要译介西方有关中国边疆历史的学术名著等。先生的这些设想已经成为我国新一代学者努力的目标。我们相信，今后我国的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向前发展。

我们谨以此论文集纪念韩儒林先生诞辰95周年，并向在论文集编辑、出版过程中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学术界同仁和所有朋友们致谢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十九人考	杨志玖 (1)
蒙古字元牌两种音释	蔡美彪 (14)
テムジンとオン・カンの前期の関係	[日]吉田顺一 (21)
The Biography of Mang-ko-sa-erh (Menggeser)	
in the <u>Yüan shih</u>	[美]F. W. Cleaves (49)
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、窝阔台系诸王	刘迎胜 (69)
忽必烈潜藩新政的成效及其历史意义	周清澍 (97)
元仁宗与中元政治	姚大力 (125)
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	陈高华 (148)
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《南游寓兴诗集》	萧启庆 (165)
《通制条格》释词五例	方龄贵 (185)
《元史》校点献疑	周良霄 (198)
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	陈得芝 (209)
修端《辩辽宋金正统》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	李治安 (243)
大蒙古国探马赤军问题管见	王 颀 (251)
The Number of Military Households in the Yuan	
	[日]松田孝一 (268)
元代乾讨虏军刍议	王晓欣 (296)
元代商人研究	高荣盛 (307)
元代江南社会の官・民構造と徴税請負制度	植松 正 (326)
关于元大龙翔集庆寺的旧址问题	丁国范 (342)

孔齐考…………… 杨国宜(354)

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…………… 达力扎布(368)

《錫勒図库倫喇嘛伝匯典》初探…………… [日]若松 寛(397)

モンゴルロ承文芸におけるガルダ…………… [日]原山 煌(412)

卫拉特蒙古名僧咱雅班智达杂考…………… 陈庆英(429)

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

…………… 黄时鉴(444)

北庭之战前后回鹘与大食的关系…………… 华 涛(457)

十三世纪前乃蛮统治制度二题…………… 巴哈提·依加汉(466)

伊本·白图泰眼里的中国穆斯林…………… 邱树森(473)

“草原丝绸之路”与内亚蒙古地区近代文明…………… 卢明辉(488)

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…………… 王 尧(510)

扎什伦布寺建寺施主考…………… 沈卫荣(525)

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十九人考

南开大学 杨志玖

《元史》卷120《札八儿火者传》：

札八儿火者，赛夷人。赛夷，西域部之族长也，因以为氏。火者，其官称也……太祖与克烈汪罕有隙，一夕，汪罕潜兵来，仓卒不为备，众军大溃。太祖遽引去，从行者十九人，札八儿与焉。到班朱尼河，餽粮俱尽，荒远无所得食。会一野马北来，诸王哈札儿射之，殪。遂刳革为釜，出火于石，汲河水煮而啖之。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：“使我克定大业，当与诸人同甘苦，苟渝此言，有如河水。”将士莫不感泣。

《元史》卷1《太祖纪》：

帝既遣使于汪罕，遂进兵虜弘吉剌别部溺儿斤以行。至班朱尼河，河水方浑，帝饮之以誓众。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，为火鲁剌部所败，因遇帝，与之同盟。哈撒儿

别居哈刺浑山，妻子为汪罕所虏，挟幼子脱虎走，粮绝，探鸟卵为食，来会于河上。时汪罕形势盛强，帝微弱，胜败未可知，众颇危惧。凡与饮河水者，谓之饮浑水，言其曾同艰难也。

这就是蒙古史上的“饮浑水功臣”、“饮班朱尼河水功臣”或“班朱尼誓约”。由于此事不见于蒙古初期重要史源之一的《元朝秘史》，有些中外史家对之曾有异议^①。1955年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先生撰《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》一文^②，以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剖析，论证了此事的真实性，其结论令人信服。关于参加誓约的人数，《札八儿火者传》说是十九人，但见于《元史》中与此有关的列传人物，不足此数。柯教授在文中列举了清代学者钱大昕的统计，并作了自己的判断。本文仅就人数问题，在钱、魏、柯及其后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，谈谈个人的看法。

钱大昕在《廿二史考异》卷93《元史札八儿火者传》中说：

是时同饮河水者十有九人，其可考者：孛徒（亦乞烈部人，即孛秃也），札八儿（赛夷氏），镇海（怯烈台氏），哈散纳（怯烈亦氏），怀都（蒙古怯烈氏），绍古儿（麦里吉台氏），雪里坚那颜（彻兀台氏），阿术鲁（斡鲁那台氏），塔海拔都儿（逊都思氏），耶律秃花，耶律阿

① 中国学者怀疑此事者为徐松（1781—1848）。他因此事不见于《元朝秘史》，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传说。徐松的见解在现存他的著述中无从查找，仅为俄国东正教士帕拉底（Palladii 或 Palladius）所译《元朝秘史》中所引用，帕氏可能见到徐氏对《秘史》注释的稿本。此据柯立夫《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》（见注②）页360—361。法国学者伯希和在《蒙古华北—穆斯林城市》文中引用《元史·哈散纳传》关于“同饮班朱尼河之水”后加注说：“此段历史有传说性质，其事不见于1240年的《元朝秘史》中。”（见冯承钧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》中《荨麻林》（据原名改）页64，注④。

② Francis Woodman Cleaves, *The Historicity of the Baljuna Covenant*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18. 3·4, 1955, pp 357—421.

海，而哈撒儿父子当亦与焉。其余未详。

钱氏举出十三人，皆据《元史》本传或其子孙附传与《元史·太祖纪》。

魏源《元史新编》卷23《誓浑河功臣列传》说：

凡与饮此水者十有九人，谓之饮浑河功臣，言曾同艰难也。旧史散见各传。计除四杰四先锋外（元史述四杰事，惟博尔忽言其饮浑河水，余传不及），今可考者十五人。除博尔忽及驸马孛图及速不台三人各别传外，今此十二人或专传，或散见子孙传中，为类叙于左：札巴尔（即札八儿，传文略，下同——引者），镇海，耶律阿海，怀都，雪里坚那颜，塔海（即塔海拔都儿），忽鲁浑及其父哈班，阿术鲁，耶律图花，哈散纳，绍古儿。

魏源于传末论曰：“今可考者十五人，尚缺四人，殆四杰、四先锋之徒欤！”

按：《元史》卷119《博尔忽传》只言其为“许兀慎氏，事太祖为第一千户，殁于敌”，未言其参加饮浑水事，《元史》中其他纪、传，亦未涉及，不知魏氏何所据而云然。《新元史》卷121《博尔忽传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卷28《孛罗忽勒传》叙事较详，俱未记其参与浑水誓约。仅魏氏在其《新编》卷21《开国四杰传》中谓博尔忽“从征札木合、泰赤乌，屡立功。饮班术纳河水。”并注云：“以上见《元秘史》”，但《元秘史》中并无其事。至于说四杰（其中有博尔忽）、四先锋为十九人之数，只是想当然的揣测。柯立夫教授在其论文中对此也不以为然^①。

柯立夫教授在摘引了《元史》有关列传并参照《元朝秘史》、

^① Cleaves 前揭文，页396。

《圣武亲征录》之后，按拉丁字母拼音顺序，将他认定的名单及所属氏族排列如下（括号内为引者所加）：

阿术鲁——蒙古（《元史》卷123本传）

孛徒（秃）——亦乞列思（《元史·太祖纪》。卷113本传未记饮浑水事）

镇海——怯烈（怯烈台，《元史》卷120本传）

成吉思汗——蒙古（《元史·太祖纪》）

哈散纳——怯烈（怯烈亦，《元史》卷122本传）

札八儿火者——回回（赛夷，《元史》本传）

术赤台——忙兀（按，《元史》卷120本传作兀鲁台氏。《秘史》183、208节作主儿扯歹）

怀都——怯烈（《元史》卷124《速哥传》附）

哈撒儿——蒙古（《元史·太祖纪》）

雪里坚那颜——彻兀台（《元史》卷132《麦里传》附）

绍古儿——蔑里乞（《元史》卷123本传作麦里吉台氏）

塔海拔都儿——逊都思（《元史》卷129《阿塔海传》附）

耶律阿海——契丹（《元史》卷150本传）

耶律秃花——契丹（阿海弟，《元史》卷150）^①

以上计14人。可注意的是，柯教授把成吉思汗也算在参与盟誓的行列，与钱大昕、魏源的看法不同。成吉思汗当然参与了盟誓，但他是盟主，是盟约的发起者，能不能算在参加者的名单中，是个问题。

柯教授对钱大昕把哈撒儿的幼子脱虎视作盟誓的参加者提出疑问，认为《秘史》183节已特别指出秃忽（即脱虎）是“撒在王罕处”，而且，即令他在场，（从他的年龄看）是否能参与盟誓，也是问题。笔者赞同他的判断。

柯教授名单中没有速不台及其父哈班、兄忽鲁浑三人。他解

① Cleaves 前揭文，页402。

释说,《元史》速不台(卷121)和雪不台(卷122)的传记只是说,哈班送羊群给在班朱尼河的成吉思的途中为盗贼所执,速不台兄弟赶到,解救了他,使羊群安全送到,很难明确认定他们是在班朱尼盟暂时到达的;他还举出王恽的《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》(《秋涧文集》卷50)说,碑文记事与《元史》列传相同,在叙述速不台兄弟解父难后说:“自是昆季孝义之名闻于朔部间”,未提其参与饮浑水事^①。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,但台湾学者袁国藩先生在其《元太祖班朱尼河饮水誓众考略》(《大陆杂志》19卷12期)文中引黄潛《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》(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卷24)有“哈班尝从太祖班术纳河之水,遇盗举枪欲刺之,为忽鲁浑反锋所刺,人马俱踣”等语,则哈班及其二子确曾参与饮浑水事。当然,据碑文开端所记,此碑撰于至正八年(1348)三月,时代较晚,叙事次序似亦颠倒,难免令人怀疑。但在无其他史料作证之前,姑且从之,似亦无妨。

柯立夫教授还注意到,《元史》卷118《孛秃传》未提他参与班朱尼河盟誓事,虽然《圣武亲征录》和《元史·太祖纪》都言之确凿。柯教授则从《元文类》卷25张士观所撰《驸马昌王世德碑》中找出确证。碑文说:“按世系,王族为亦启列氏……忠武(即孛秃)早逢兴运,从太祖皇帝起朔方,同诸豪杰饮水于黑河,要结盟誓,经启疆宇^②。”可见其读书之精细与治学之严谨。

袁国藩先生《元太祖班朱尼河饮水誓众考略》文中之(二)标题作《与饮从众可考者十四人》。他以《新元史》为主,附以《元史》本传。其次序是:1. 哈散纳,2. 绍古儿,3. 阿剌浅(即《元史》之札八儿火者),4. 阿只乃(即《元史·怀都传》之阿术鲁),5. 塔海(即《元史》之塔海拔都儿),6. 孛秃(他说,《新

① Cleaves 前揭文,页406—407。

② Cleaves 前揭文,页407。

元史》与《元史》本传无此记载，只有《元文类·驸马昌王阿失世德碑》有之），7. 镇海，8. 耶律阿海，9. 耶律秃花，10. 怀都，11. 失鲁孩（他说，《元史》无传，亦未附他传。唯《新元史》本传曾谓：“沼兀烈台氏，从太祖同饮巴瀚渚纳水。”按：《新元史》卷132作失鲁孩那颜，《秘史》202节蒙文汉译亦作失鲁孩），12. 雪里坚（他说，《新元史》无传，亦未附他传。唯《元史·麦里传》曾谓：“彻兀台氏，祖雪里坚那颜，从太祖与王罕战，同饮班真河水”），13. 哈班（他看出《新元史》与《元史·速不台传》无直接记载，遂据黄滔文集中证实，已如前引，不赘），14. 哈札儿（即哈撒儿）。

按：袁文之阿剌浅与札八儿火者非一人，见拙著《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》（《元史三论》页163—170）。阿只乃一名，仅见于《元朝秘史》202节蒙文功臣名单中，日本学者那珂通世《成吉思实录》（卷8，页325）注谓与《元史》之阿术鲁音近，实无确据。《新元史》从而随之，大可不必。袁文之第11名失鲁孩（孩）与第12名雪里坚实为一人，对照《新元史》本传与《元史·麦里传》自明。失鲁孩一名，亦仅见于《秘史》202节，那珂氏注谓即《元史·麦里传》雪里坚那颜之音转（页319—320），亦无任何佐证，《新元史》不察而用之，袁氏又未睹《成吉思实录》而用《新元史》之说，致有一人二用之误。但袁文能用黄滔文集之《武襄王神道碑》以证实哈班之参与班朱尼盟誓，对此题目之解决颇有贡献。如能将哈班二子忽鲁浑与速不台计算在内，省去重复之失鲁孩，则从《元史》中能找出参与盟誓者为15人之数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

已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贾敬颜先生认为参与盟誓者为16人。在为宋耀廷著《成吉思汗全传》（北京出版社1991年11月版）所作的题为《关于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》的《序言》中第四题《班朱尼河之战的参加者》中，他说：

检阅一下有关传记，明白地说参加这次战斗的计十六人：札八儿以外，有成吉思汗的二弟哈撒儿，妹夫孛术鲁，忙兀部首领畏答儿、兀鲁兀部首领术赤台，替成吉思汗招徕汪罕的塔海·拔都儿，能征惯战、戎马一生的速不台和他的父亲哈班、哥哥忽鲁浑，专门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十二探马赤军官之一的阿术鲁，后来担任太宗朝右丞相的镇海，被封为大傅等号的耶律阿海及其弟秃花，还有绍古儿、哈散纳及麦里之祖雪里坚那颜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这十六人必居十九随从者之数，只是说他们确实参加了这次战斗而已。

按：畏答儿并没有参与饮浑水事，怯烈氏的怀都则“事太祖，尝从饮班术尼河水”（《元史》卷124《速哥传》）。去畏答儿，加怀都，仍是16人。贾先生所以提畏答儿，大概因畏答儿此前参加了与王罕的哈刺真（合兰真沙陀）之战，英勇战死（见《元史》卷121《畏答儿传》），而他又把班朱尼河视为战场的缘故。

经过二百多年中外学者的探寻（《廿二史考异》成书于1780年），参加班朱尼河盟誓的16人应该说可以认出了。这与《元史·札八儿火者传》所举19人之数还差三人，是否该传的记载不准确呢？

柯立夫教授在其论文中引用了元世祖时期的官僚王恽所撰《中堂事记》的一段记载，足为与盟19人的佐证，摘录如下：

（中统二年秋七月）廿一日辛巳（1261年8月18日），有旨：世臣买住孩儿〔秃花太傅姓耶律氏，在前金时戍桓州，官爱里德，汉语守戍长也。其后与一十八人从太祖神元皇帝同饮于黑河子，于佐命元勋，公其一也。买住即太傅第二子，早卒。其子明安歹儿时年十有三岁。今卫辉路总管耶律汉杰即其兄也。〕圣旨宣谕了也，教省

家与文书去者！其制辞曰：“我家当开拓之初，乃祖有经营之力，人今不见，功岂可忘……”（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 82，括号内原为双行小字注）^①。

这是距班朱尼盟誓（1203 年）不到 60 年由政府颁布的正式诏书，说明同饮浑水的功臣确为 19 人，而成吉思汗不在 19 人之内，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。那末，除上举 16 人之外，其余 3 人的下落能否找到？

柯立夫教授在其论文中提到，虽然《元朝秘史》中未提到班朱尼誓约的事实，但在《秘史》182—183 节中的记事却特别与此誓约有关，在 208 节中也对此事有间接的提示。182 节说：

成吉思随即起去，至巴勒渚纳海子行住了……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归，自汪古惕种的阿剌忽失吉惕忽里处来，有羯羊一千，白驼一个，顺着额尔古涅河，易换貂鼠青鼠，来至巴勒渚纳海子饮羊时，遇着成吉思。

183 节说：

成吉思在巴勒渚纳海子住时，有弟合撒儿将他妻子并三子也古、也松格、秃忽撒在王罕处，罄身领几个伴当走出来寻成吉思……行至巴勒渚纳海子，寻见兄成吉思。成吉思喜欢了，商量着差沼列歹种的人合里兀答儿，兀良合歹种的人察兀儿罕二人，做合撒儿的使者去对王罕说……随即教主儿扯歹、阿儿孩两个做头哨，去客鲁

① Cleaves 前揭文，页 404—405。引证此段后，柯氏说：“这里首次引用的王恽的证辞，不能评价太高。不仅因其（出现）早于《圣武亲征录》（更无论《元史》）还因为著者的信誉是毋庸置疑的。”笔者不甚理解其真意所在。

连河的阿儿合勒苟吉地面下了^①。

从182节看，回回人阿三（即哈散）应该是参加盟誓的一个人。阿三的事迹虽仅此一见，但西域史家对他却有记叙。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提到，1219年成吉思西征时，曾派他的侍从哈散哈只（Hasan Hajji）说服速格纳黑城的人，劝他们投降，被城民杀死。“这个哈散哈只，以商人的身份，早已归顺征服世界的皇帝，并被受纳为他的扈从。”（汉译本上册页101。扈从，英译本上册页87作 followers）。哈只是朝拜麦加的穆斯林的称号，哈散无疑是《秘史》中的阿三，俄国东方学者巴托尔德早持此说（《蒙古入侵时的突厥斯坦》英译本页414）。

从183节看，在巴勒渚纳海子成吉思身边的有名姓可考的共有五人：一个是他的弟弟合撒儿，一个是沼兀列歹人合里兀答儿，一个是兀良合歹人察兀（忽）儿罕，一个是兀鲁兀台人主儿扯歹即《元史》的术赤台，一个是札剌亦儿人阿儿孩（《秘史》它处作阿儿孩合撒儿）。其中合撒儿和主儿扯歹已在盟誓的16人之内，加上182节的阿三共有17人。剩下的两个名额只有在合里兀答儿、察兀儿歹、阿兀孩三人中挑选二人了。

先看合里兀答儿。此人在《秘史》183节以前从未出现过，只在此节及随后的184、185两节中叙述他同察忽儿罕到王罕处，传达了合撒儿的话（声言要回王罕处和妻子团聚），骗取王罕派其亲信亦秃儿坚随去，途中将他杀死，并以王罕虚实告成吉思，乘其不备时消灭了王罕。

再看察兀（忽）儿罕。他在《秘史》中多次出现：他是成吉思汗四狗（四先锋）之一的者勒蔑之弟，者勒蔑一直跟随成吉思，如一家人（97节）。成吉思被蒙古乞颜氏贵族推选为“皇帝”（1189年）后，曾命察兀儿罕、阿儿孩合撒儿等四人为“远箭、近箭”般

^① Cleaves 前揭文，页367—369。

替他出使兼侦查任务（124节），又命他二人往札只刺氏首领札木合处通告他即位的事（127节）。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、建立大蒙古国后，大封功臣为千户长，其中就有察兀儿罕（202节蒙文）。察兀儿罕还奉成吉思汗之命，管理其侄阿勒赤歹（按赤带）的事务（243节）。

至于阿儿孩，也是在《秘史》中多次出现的人物。他是札刺亦儿部人，同察兀儿罕一起于1189年归附成吉思（120节），一同任“远箭、近箭”职务（124节）。又曾在合兰真战后出使王罕的儿子桑昆处责问桑昆，带着桑昆的恶意回话回到成吉思处（181节）。此后“成吉思随即起去，至巴勒渚纳海子行住了”（182节），不久即被差与主儿扯台一同做头哨去阿儿合勒苟吉地面（183节）。看来他是一直伴随成吉思的。成吉思汗建国后所组建的一万名护卫军（怯薛）中，阿儿孩合撒儿也统管一千人，“平时只做散班（值日班），出征时教前面做勇士者”（226节），可见他很受成吉思汗的信任。

翻阅了三人的“资历”后，笔者倾向于后二人是班朱尼盟誓的参加者，连同回回人阿三，凑足了19人之数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个人的推测：既然以上四人都在巴勒渚纳海子伴随着成吉思，而且据《秘史》183节，当时在场的还有确实参加饮浑水的合撒儿和主儿扯台（术赤台），很难想象这几个人竟未参加。因此，这一推测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。

还可能有一种推测，即参加者是上述183节的三个人，而没有阿三。笔者选择了阿三，因为他下落分明，而合里兀答儿则来无影、去无踪，不好肯定。是否有个人的“民族偏见”，也很难说。

之所以是推测，主要是，这四个人在《元史》和元人文集中都没有专传或附传可作印证。《元史》卷1《太祖纪》两处提到阿里海，即《秘史》的阿儿孩，这有利于阿儿孩的“中选”，其他三人则无迹可寻。这就增加了考证的困难。

如前所说，柯立夫教授已引用《秘史》182、183两节为佐证，